

MONDAY

TUESDAY

WEDNESDAY

THURSDAY

FRIDAY

SUNDAY

TEL

NOTE

奋斗在巴黎的日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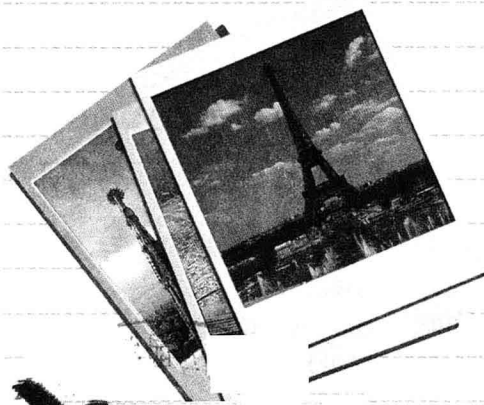
Those days in Paris

一个心思细腻，一个心无城府，一个擅攻心计，三个女留学生为了得到巴黎的工作签证，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职场争斗！这是一本异国职场的生存法则，教会你如何在逆境中生存。

艾佳◎作品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奋斗在巴黎的日子

Those days in Paris

艾佳◎作品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奋斗在巴黎的日子 / 艾佳著.

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2009.4

ISBN 978-7-5104-0241-8

I. 奋… II. 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4631 号

奋斗在巴黎的日子

作 者: 艾 佳

责任编辑: 杨 磊 张瀚文

封面设计: 胡椒设计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05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h t t p // : w w w . n w p . c n

h t t p // : w w w . n e w w o r l d - p r e s s . c o m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222 千字 印张: 15

版 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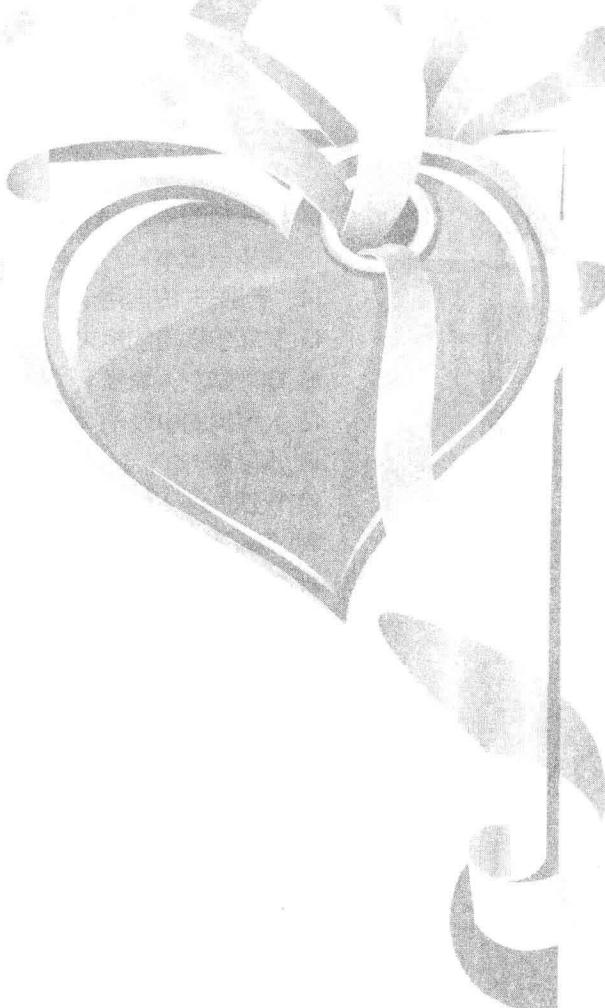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0241-8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6899 8733



目录

第一部 留学并不美 /01

- 1、跳蚤市场
- 2、公鸡狼
- 3、商学院
- 4、淀蓝旗袍
- 5、阿拉伯的小偷
- 6、橄榄
- 7、匈奴人的故事
- 8、十三点的卡布奇诺
- 9、子秋
- 10、谁的卫希礼
- 11、首饰 Party
- 12、洋奴
- 13、灰色火车站

051 / 第二部 巴黎,最会骗心的鬼

- 1、不省油的豪宅
- 2、钢铁是这样炼成的
- 3、瑜珈猫式
- 4、巴黎人
- 5、Partagas 雪茄
- 6、绝处逢生
- 7、这里的使馆静悄悄
- 8、演员梦
- 9、海明威的杯子
- 10、闺蜜夜话
- 11、慈禧社长



- 12、索菲特的午后 Party
- 13、鹿皮日记本
- 14、“老佛爷”的信用卡
- 15、艾菲尔铁塔的焰火
- 16、向巴黎女人靠拢
- 17、大黑树的小枝丫
- 18、水晶鞋
- 19、玫瑰面纱下的互相利用
- 20、两千欧的支票
- 21、镶了钻的 Cartier
- 22、歉意绵绵

167 / 第三部 上海迷魂散

- 1、明天的早餐在哪里
- 2、嫁给我吧
- 3、黑色礼盒
- 4、EYE Bar 里的伤感剪影
- 5、华美外袍下的披肝沥胆
- 6、爱情会老
- 7、半身小像的吊坠
- 8、忠诚卫士恋上公主
- 9、六岁女孩的红玫瑰
- 10、银来银往
- 11、Starbucks
- 12、伤心小酒馆

第四部 芝加哥空留梦 /227

- 1、朝圣者的目的地
- 2、顺风顺水
- 3、花逝
- 4、葬心
- 5、执子之手，与子携老



第一部 留学并不美

Studying overseas is not a feast





1、跳蚤市场

那些老旧的家什、摆设，都被主人家尽心擦拭过，却仍不会干净得彻底，棱角、缝隙间赖着的磨痕暗斑是年久了老在上面的，一件件，都像有故事的样子，待在秋天温和的阳光道里，用过去某个时候的表情和味道问候着人，宁谧又略略伤感，就像我留学的这个法国小镇给我的感觉一样。

这里不过是个露天的跳蚤市场，却充分满足着我对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度那种莫名的怀旧，一路浏览过来，总有嘶哑的不知道什么名堂的音乐声飘来荡去，轧花纹布的老式沙发、黄铜质的旧马灯、线装的画册、家织的毯子、土陶的意大利罐子……，虽说这些只不过是各家无意保留的陈年旧物，都不指望赚什么钱，我却想全部敛进我自己的那间小屋……

呀！突然眼前一亮，我更发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。

“这件多少钱？”寻着离我不远的女主人问过去。

她纤细优雅，四、五十岁的样子，漂亮的红唇，正盘腿坐在地上一个草垫上，笑眯眯地歪头看我，长睫毛忽闪一下，伸开一只手，说：

“五十欧。”她戴一只古董样式的棱形戒指，若没有看错，那是颗石榴石，成熟的酒红色，比我颈上戴的那颗成色还要好，再看她细嫩修长的手，倒不像她的实际年龄。

未待我反应，和她一起的另一个年轻男子笑着走过来，殷勤地说：

“我可以……”话很简短，我却没完全听懂，想来也可笑——我来法国攻读硕士，拿的却是英文的文凭。

见我没反应，他干脆坐在我对面的地上，抬起那张欧洲人近乎完美的脸研究一样地看着我。

我的脸当即便红了，扭过头看向远处掩住窘笑。

“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。”一个字一个字地，讲出的竟然是中文！

我愣住了几秒，却马上又多了几分被人识破的不快，不甘示弱道：

“OK，成交好了！”

“这条毯子你也一定会喜欢的，喏——”他又转身拽过一条驼色的长毛毯

铺在地上给我看，呵，果然，这毯放在地上躺着看书或坐着聊天再合适不过了，我又高兴起来，点头收了；一斜眼看见旁边桌上的两个玻璃珠子编的杯垫，也欢喜地收了；本想再选上几本旧画册放在我的书桌旁附庸风雅，又摇摇头想算了，只一间十平方米的临时学生宿舍，哪里容得下这样奢华。

“你从中国哪里来？”他问。

“你去过中国吗？”几乎是同时，我也问他。

于是一起笑。

太阳开始往正午的方向升高，聚光灯一样打在他开过来的车上——鬼画儿的挡风玻璃、歪七扭八、遍体鳞伤的车身，放在那片油画一样的优美街头，就像是那个无名的小丑闯进了王公的花园。

“本来我想这周末给我的车刷漆呢。”他停车下来后独自咕哝着。

我憋住笑，开始和他一起往车后箱里抬我淘来的宝贝，我早就按捺不住想看到它们摆在我屋里的样子了。

“有些重哦，小心不要碰到你漂亮的腿。”他温和的叮嘱。

风斜过他额前金棕色的长发梢，帮他遮住了蓝色眼睛里瞬间闪过的腼腆。

我胸口一阵慌乱，下意识地低头看过自己穿了短裙的腿，哦，怎么会！一年多前杰瑞新到任，整理他办公室的时候他也说过同样的话，几乎一字不差！这样的机缘巧合难道是冥冥中的某种安排吗？

远处小教堂的钟声穿过红透了的梧桐树叶散落到空气中，眼前的一切都变得陌生而不真实，摇摇头，怪自己多心，真爱只有一次，早已给了杰瑞！

“我叫公鸡狼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突然听他问我。

“你——叫什么？”我反应不过他的名字。

“公鸡狼。公鸡代表法国，而我自己喜欢狼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酷？”搬好东西，他交叉两腿，抬高了头，先学鸡叫再学狼吼。

我哈哈笑个不了：“你叫我果子好了——哎，你会讲很好的中文呵，谁教你的？”

“自己学的。”他冲我歪嘴一笑，俯进车里给我收拾座位，把一件衣服和两个啤酒瓶子潦草地扔到后排座位里，而那里，原本就散着些毯子、衣服和





没喝完的矿泉水瓶子、还有报纸、本子，烟头儿、长棍子面包……，像是一个流浪人的窝。

“mama”，他叫那个女人妈妈，并向她做一个要走的手势。

她暂时搁下和人的谈话，向我们的车走来。

“O la, la! 让我看看这是什么”，走近我，她发现了我脖间的项练并感慨道，“这真是件好东西呢，能告诉我是哪里买的吗？”

我的那件确实特别，五股细金链坠一颗梨形石榴石，链上各有两个细扣，可以别到衣服的领口，与服装浑然一体。

“伦敦，嗯——朋友送的。”我省略了“朋友”前的“男”字，不想让公鸡狼知道我有男朋友的心思让我自己有些不安。

“如果你喜欢收藏首饰，有时间可以到我的店里来看看，我有很多各个国家的首饰。”顺手递我一张名片。

她语气柔缓，用词简洁，天那，我这臭法语，竟然可以听得懂她说的每一句话，这让我激动地频频点头，恰巧迎合了她生意人的精明邀请。

公鸡狼的坐驾虽不华美，却实用，几分钟就到了我住的大学城 CROUS。

2、公鸡狼

我最得意的那个双人坐柜，全木质地，死沉，公鸡狼硬是一个人从一楼扛到了五楼，摆在窗下，放上棉垫，高度正好和窗台平齐，坐望远处的山群，简直妙极了；自看了杰瑞美国大房子的照片以后，我就对那种落地大窗沿垂涎许久了，一直向往倚着窗，喝咖啡看小说的感觉，或者就咬着手指呆望着窗外，无头绪地乱想……

“哎，果子”，突然感到公鸡狼在身后拍我的肩，“在想什么？”他还在气喘，汗湿的头发贴在前额。

“真要谢谢你帮我搬上来，呵呵——快坐会儿，喝点儿什么？”

他略显疲劳地歪坐下去，腿连带脚都搁在我的新坐柜上，倚着窗，微笑着看着我：

“你喜欢红酒？”他抬眼看见了摆在柜子上的酒。

我承认我喜欢——许是生性紧张的缘故吧，酒是让我松弛和勇敢的好东西，所以我常备各种暖性的酒，来法国的两个多月，我已经储好了不下十瓶的法国红酒了，好在红酒是不需要冰储的，开了口的几瓶就用木塞塞住，换了口味喝，也不怕坏。

“那你——是想来点酒？”我浅浅地问。

“先喝水吧”，他歪嘴一笑，腾地站起来走到近门的水池边，对着龙头“咕咚”一阵，回过头来，用袖子擦一下嘴巴，说：

“我要赶回市场了，晚上再来喝你的酒。”说完，他靠过来吻我两边的脸颊道别，透明的蓝色眼睛望了我一下，便出门了。

回过身，心里竟空落落的，他对我做了什么？没有声音回答我，安静中却发现他刚用过的水龙头没有拧紧，水滴密密地溅在水池边上，突然鼻头有点酸涩，许是孤单得久了，便会向往温暖，他晚上真的会来吗？来干什么？喝酒？我承认爱酒之人不喜独饮，但萍水相逢即信任到把酒言欢，却是丝毫没有说服自己的理由……

近天黑的时候，他真就来了。

“你最喜欢中国的什么？”我问他一个俗掉牙的问题，小呷一口酒。

“一壶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”——我端杯子的手动了一下——“这么美的表达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可以做到。我妈妈是小学老师，她也喜欢中文，她班上的孩子全会用中文唱这首歌！”说罢，他做了个陶醉的表情。

我也开始微醉，他喜欢的那个句子也正是我最爱的，我不想这样的情愫再肆意地蔓延下去……

“你妈妈是老师？她不是做珠宝生意吗？”我调整了话题。

“哦，老师是工作，而珠宝则是她的最爱，她常说珠宝不应该只是戴着，而是应该像衣服那样穿在身上，是女人身体的一部分，她总戴着首饰，哪怕睡觉的时候，”他又呷了口酒，“她爱极了那些东西——她说你是一个会穿首饰的人。”他抬起眼睛认真地看着我，强调一个“穿”字。

我谦虚地笑笑，向他举举杯子。他倒与他优雅的母亲一点不协调，我忽然想到了他那辆斑驳陆离的车。

谈话间隙，电话突然响起，是杰瑞，中国时间已是半夜两三点钟。





“喂——”我下意识地瞄一眼公鸡狼，有些做了贼一样的不安。

“果子，睡不着，……miss you……”嗡嗡的声音，让人想到半夜哭醒了的
孩子。

“快好好睡啦，好好睡嘛”，一边找话来劝慰，一边向公鸡狼做个打电话的
手势，我悄然地走到窗边。

“我做梦你给人绑架了，我怎么追都追不上……”

“想什么呢！什么时候这么婆妈了？一定是工作太紧张了，晚上才睡不好
的——对了，你猜我今天买了什么回来？你肯定猜不到！我买到了那种窗边
的坐柜！真是爱死它了，待我拍了照发给你看……”

为掩心虚，我不停地说，突然再扭头看的时候，屋里却只剩了我自己，公
鸡狼已经离开，桌上一张纸片，歪歪地写着一行电话号码和几个中文字：我会
再来。

“喂，喂，果子，你还在吗？”那边的杰瑞有些急，望着纸片的我却有些呆。

3、商学院

像所有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学校一样，近年来，法国有些学校招收中国
学生岂止尝到了点儿甜头，简直是合法地购买了印钞机。他们不光招收说法
语的学生，竟然大胆老脸开始招收英语授课的学生——虽然这应该是说英语
国家的专利——但是法国的签证好拿学位时间短，法国人也和中国人一样好
通融好办事讲究灵活机动；而且法国是什么？是浪漫优雅的代名词！拿了文
凭再到意大利、西班牙、德国、荷兰、比利时，卢森堡那些欧盟国家兜一圈，这
交易；咱中国人也觉得值了！如果再能争取到留下的机会那可不就是赚了嘛！

“海外留学”、“商学硕士”，这些都是听上去美，做起来却苦。那些永无休
止的材料、功课、考试、讨论、演说，拼的不光是智力，还有体力！但是，后悔有
何用？就像到了雪山最高点，只能往下滑，没有任何退路可寻。

我又天生神经质，功课压力大我紧张，觉睡不好我就犯偏头疼；甚至同学
关系处理不好我也心里慌慌的；最不能忍受的是哪天如果杰瑞不给我电话，
不踏实的病症就会冒出来，像哮喘的人咳嗽一样，担忧一阵高过一阵，憋得

心肺难受,这种病在晚上会发作得更厉害。直到他来了电话,症状才得以缓解,然后又嘲笑自己杞人忧天。

我住“大学城”,那里就像个独立的小社会,宿舍楼、餐厅、健身房、洗衣房,还有复印打印商务中心,样样俱全;宿舍楼内也是厨房、淋浴和电话,方便又省心;而且,每天有人打扫楼面的卫生,每月还负责给换洗床单被套,关键是月租便宜,扣掉政府补贴,还不到九十欧,所以,在开学旺季的时候,这里根本就弄不到房间。

当然,也不是样样称心。

就说同住的那些学生吧,世界各地,良莠不齐。

中国学生多而散。尤其是刚来的时候,彼此很少打交道,亲热就更谈不上,甚至互相猜测或鄙视。他们自觉地按照长相把群体分成了三六九等,每个等级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,对于人性的认识,永远只停留在肤浅的表面一层。

这样一来,到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,最不称心的倒是那些自认为漂亮的女生——一等国人。发现自己的美没落在合适的土壤,恨法国人不识货,又怀疑是否自己太清高——看看橄榄吧,真是活脱脱一个诱人的宝贝儿,不就是招人嘛——她们都只能在心里这样忿忿,却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得像她那样自然顺畅。

仿佛天生的,橄榄就是那么坦荡地放着光彩,无论在法国、中国还是在天堂或地狱。

4、淀蓝旗袍

万圣节那天我们期中大考——读通一份百页企业资料,做完十题案例分析,时间为七个小时;中间可以去喝咖啡、上厕所,当然只能一个一个地去。

同学们正聚集了全部精神准备作战,却听到门“吱”一声推开了,准是谁迟到了,抬头一看却愣了:一个穿着淀蓝色旗袍,戴了假卷发的外国男人走了进来,尽管他努力想要镇定,但仍目光窘迫,迈步紧俏,他一手抱紧手里的书本,另一只手还要护着旗袍的开叉以免走光,脚下的高跟鞋每迈一步就叮咚





一声：“c’est Jean（是 Jean）！”有人先说出来，大家也都认出是法国同学 Jean，先是窃笑，随后，左右全部爆笑起来。见鬼！不明白像 Jean 这样一个平日作派绅士的人何以如此反常？

Jean 先向老师点个头，又尴尬回身朝同学们招手，一抬手，假发套弄翻到地；弯腰去捡，不料又扭了脚，站不稳趑坐到地上，书本文具散一地；大家更是笑翻。老师倒是见怪不怪，宽容地帮他收拾好并塞他一套试题。Jean 慌忙中向同学席搜寻了一眼，然后隔橄榄一个座位坐下来。橄榄却丝毫不觉，她的一窝长发像个黑屋顶罩住了整个上半身，埋头狂写。

考场中一星半点的声音过后便很快都安静下来了。

过了大概有三四个钟点，同学们开始轮流外出如厕或休息，待橄榄出去后却是许久不归，就像某车路遇故障，后面群车受阻，便有喇叭声此起彼伏，一众有需要的同学虽不能大喊大叫，却也嗟怨不休，老师只好出去探查，未果，再过片刻后开闸放行，第一个歪七扭八冲出去的却是穿旗袍的 Jean，结果，Jean 竟也是一去不返，大家错鄂之余，顾不上追究，只纷嚷要求外出，有甚者干脆自顾先行冲到门口。

橄榄没回来，Jean 也没回来，老师仁慈，只收了他们桌上的试卷，并未有其他说法。倒是我们一众同学，议论猜测中慢慢品出了些什么，Jean 放下架子追求橄榄早已不是公开的秘密了。

从傍晚开始，外面就热闹起来，大街上纷纷攘攘，人们穿戴着鬼怪的服装面具，在大街上陪着鬼儿们玩儿，孩子们挨家地敲门要糖果，童心未泯的年轻人，半夜喝醉了以后躲在树后面吓人；真吓了你，便又从口袋里取出糖果哄你……节日也是可以这样过的，并不需要张灯结彩，锣鼓喧天。

法国人生活中总保有一部分孩童的天真，这种可以快乐一辈子的东西，于我们而言，却在背上书包开始上学的第一天起就给慢慢抹煞了。

次日，晴朗的天空太阳很大，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，先把箱子里的厚衣服、羊毛衫都摊开来晒晒，熨好后稍稍喷点香水——先把它照顾好，它们才能给你挣面子嘛。

再煮壶浓些的咖啡，配几片法式的香煎薄饼，小抹一层蜂蜜，香香脆脆。

喝一口热乎乎的咖啡，人就全镇定下来了，法式的咖啡里总有一种香草

的味道，尽管他们把“香草”用来比喻平淡无奇的东西——就像我们用“阳春面”的“阳春”来形容没有修饰和味道的事物一样——但我还是喜欢这种香味，至少不苦，不冷清。

就这样坐在窗下看外面深秋的凉意，脑中略过千头万绪，抓过桌边的草纸，快速记了下来，如果说逛街算不得什么业余爱好的话，那我唯一的爱好便是涂写文字了。

突然听到有人敲门，急急地。

是橄榄！还有两只箱子，在我开门的一瞬间，她仿佛从天而降一般，从黑黑的楼道里一下亮在我的面前，她啃着指甲，一只运动鞋的带子松了搭在地上，那双略显无辜的大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我。

“怎么？见鬼了？”见我愣在那里，她咧开嘴笑了，指甲依然在齿间蹭着。

“怎么会！呵呵，快请进。”忙帮她拖了箱子让进来，以弥补方才的那点失态。

从没想到和橄榄会有什么交道。

她是个捉摸不定的人，总像是脚下生了风，又像燃着了火，上课可着点儿来，下课转眼就闪了影儿，课却是从来不逃的；她不太笑，脸上常有惊异的认真表情，显得她那巴掌大的精致小脸有种冷冻的健硕和活力。

她不和什么人要好，总是甩一头及腰的长发，粗粗厚厚，甚至杂杂糙糙，好像那是从娘胎里出来就一直长过来而从没修理过，或者也不知道早上起床后还有梳头这一说的；她钟爱遍是口袋的牛仔裤和各式粗质的短裙，总还要配那种厚帮的运动鞋，就像今天，带子松了也不觉得，或者不在乎……真实如她这般倒也无可厚非，毕竟世事炼达并非人人有份；但她却又生就一副美胎，那霸道又鲜美的一张脸，自一出现，就像一柄锋利的剑，刺穿了一切矫饰的胭浓脂淡，刺痛着每个女人的自负自尊，也挑得一拨男同学们心尖儿绷紧了打转转。

这样一个女人，注定事儿多。

项目成本考试，全班算老外在内独橄榄一人得B，其他全是C往下，有人便阴阳怪气“我们没有人会扮性感呀”；再扯到她的学费，更是众说纷纭，有人猜测是阔老板赞助的，还有人神秘地说她曾跟一个有妇之夫多年，其实





就是给人包了，也有人……，翻来覆去，总的意思就是她留学读书的钱是某个和她不正当关系的男人给的，否则像橄榄那样的女人……

是啊，橄榄是怎样的女人呢？她拖了箱子来我这里又是做什么呢？看她手揣在裙兜里四下打量着我的房间，坦然的模样，倒让我忘了自己的主人身份，紧张地说道：

“很乱的，趁放假收拾一下。”

“嗨，怎么都会比我强，知道吗？我总找不到东西”，她突然转了脸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：“我发现啊，我生命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找东西中度过的。”

我马上大笑起来，想她还挺幽默。

不由分说地，她又踩过我的地毯在窗前的坐柜上弹坐几下，“这是哪里弄来的？”

我秘而不宣的笑，想到了公鸡狼，心突然快跳了几下，转话题说：

“来杯咖啡吧，刚煮好的。”

“好吧，这倒不错，等我搬过来就天天有咖啡喝了。”她笑起来的时候大眼睛弯成个S形。

“什么？你要搬来？”我把咖啡递她，无不惊讶。

我是在国内约好了才得以住进来的，她现在要搬来？怎么可能！——“你原来的地方呢？”我问她道。

“退了，今天一早退的。”

“退了？你怎么敢就——？”

“哎，一下子跟你也说不清楚”，又看我一眼说，“——你可为我保密？”拉我坐在床边专注地看着我。

我点点头，马上想到住她隔壁的 Jean，便掩不住笑地抢先问道：

“是不是你又在恶搞 Jean？”

“噢！苍天在上，我整他？！”橄榄闭着眼睛拍一下自己脑门儿道，“是他逼我！我确实胡说过，如果他能扮成中国女人在期中考试那天亮相，我就答应——唉，答应作他的 girl friend，我以为他不会，我想让他死了心思，谁想啊……，他那种优雅、漂亮的男人肯定不可能的嘛，一定是中邪了中邪了……”

“哈哈，中你的邪了，哈哈哈哈”一想到昨天 Jean 的失措张惶，我就又忍不住笑起来。

“考场出来我就跑回了宿舍关紧了门。他昨天敲我的门敲了好久，还从门下给我塞纸条儿，我晚饭都没敢出来吃，连夜收拾了东西一早就奔你这里来了。”

她交心得这样坦白——难道人的缘分真是在冥冥中吗？我们平素没有多少交往，她会想到我这里——当有人把你从众人里分出来对待的时候，难免会有些些得意。

“那——，你跟 Jean，你真的不喜欢他？还是想——”我观察她问道，“想捉弄他一下？”

“太漂亮的男人，唉！”仿佛是自言自语，“这下好了，满城风雨的。”她坐在床边，黯然伤神的样子，却突然又跳起来说，“不行了，我没时间了，还有好多事要做呢，先去一下你们大学城的管理处，呃——这只箱子暂放你这里，另外一只我带着。谢啦。”说着就开门要走。

“哎——”我拦住她，“你就这样去啊？我话直你别见怪，老法只重衣衫不重人的，你好不好……”我意指她那长长乱乱的头发和过于休闲的装束。

她眼珠一转，闪过的一瞬有点无赖：“这叫不按常理出牌，要的就是楚——楚——可——怜！”说完冲我挤一只眼，让我想起《花仙子》里大眼睛的小蓓。

“要我和你一起去吗？”我还是无助地追问了一句。

她冲我摇摇手，潇洒地走了。

5、阿拉伯的小偷

为什么会来“投奔”果子，橄榄自己也说不清楚，她只是莫名地相信她，当然，所谓“相信”，也只是相对班上其他虚妄小人而言，谁的心都是两半的，一半好，一半坏，只是比例会有不同罢了。

也果真没有猜错，果子是个精心过日子的小女人，房间里挂开了的那些衣服件件都显着好质地，嗯哼，也是养尊处优惯了的，专门弄个音响来放音





乐，一大早就先煮好了咖啡，还铺那么好的毯子在地上，光脚在家，哼哼，我偏穿了鞋踩进去，她倒没有意见，呵呵，算她有涵养。

不过，她有钱是肯定的了，倒不见得是她自己多有本事赚钱，一定是男朋友的钱喽，君不是背后说她找了个大她二十岁的美国人么，这样干净的与世无争的一个女孩，真不知道图那人什么，就图出个国留个洋？完全没必要嘛，有本事到美国的人还来法国干什么，而且也不至于就住在大学城里这样便宜的地方，不过，君的话我可是不敢听的，她那套穿名牌喝咖啡自以为是的“小资”作派拿到法国来不伦不类，简直做作得可笑；果子看似简单，却好像有些来头，她不过是低调而已，性格也温厚，要能跟她住得近些，倒也不错。

关键是怎样弄到个房间！哼，八幢大楼的大学城怎么就挤不出一个房间？

站在学生管理处的玻璃门外往里瞧，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的身影，盘算片刻，橄榄把头发弄得更乱些，然后推开了门。

她讲云山雾罩的法语，夹杂着大量的英文——“我，我给阿拉伯人偷了钱包，在地铁站——钱包里装着我几乎所有的存款——所以原来的地方不能住了，大学城如果也不收留我，那我——”她一急，眼泪真的出来了，干脆伏在接待台上哭起来。

“小姐，小姐，请到这边坐下来。”法国人两手相握，一时不知怎样劝慰。

橄榄偶一抬眼，看到他同情的眼神，便哭得更凶——我，我，行李都带来了，你们如果不给我安排，我可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我们中国学生真的不容易，千里迢迢来读书，呜呜呜……你们，请你们不要歧视……”

“小姐，小姐，请，请不要哭了，听我解释好吗？我们需要提前……，小姐，小姐，唉，听我……”这老法哪里见过这阵势，而且听到“歧视”二字，问题凛然严肃了好几倍，更是不住地劝慰。

橄榄哪里能停下来，她知道一旦自己停下来听解释，那房间就永远也不会到手的，于是她还是不停地哭着说着，重复着那个莫须有的阿拉伯小偷的故事。

眼见没有进展，橄榄当然心焦，一急，抓了那个男人的手切切地问：“我的全部家当都搬出来了，如果，如果没有房间，我可不可以到你家借宿一晚？”男人环顾左右急欲缩回手，橄榄却更是钳紧了不放，情急下愣是让这老实的